

內 服藥之血
消 止其痛至
丸 治淋症每
根 連不犯每
膏 大丹一
丹 用黃明膠下白
藥 有特開
間 五分另
疼 立刻止
中 效驗如神

張大兩日每

▲逢星期六日 開放外東路圖書館音樂室及各陳列室
▲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每券一元
▲以銀票或特種人特貨大洋二角
▲以上各券均須憑券換取車門
本院古物館精拓銅器拓片出售詳細價目函索即寄

關多壽

血強精 年益壽

補爾多壽

△各種「補爾多壽」小瓶裝九茲斯可服半月以上大瓶裝十八茲斯可服一月以上無論男女老幼均可對症服用另備有「延年益壽法」函索即寄索樣品者寄下郵票五分隨即奉上海三昌洋行化學工廠

東亞牌樓信義洋行大櫃西單牌樓英大藥房
大街五牌樓中美大藥房西單牌樓宏濟大藥房
都房東四牌樓瑞豐大藥房大柵欄中西大藥房

總發行所

阿柯爾的丈夫

（一個故事譯自死人之家）
譯者 人 譯

已經是很晚的夜間，差不多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睡熟，但是不大工夫便醒了。夜靜得可怕，微光在病室裏昏昏的閃爍着。……

（一）阿柯爾的丈夫
（二）蘇菲（續完）
（三）碎煤房走水（續）
劉金之譯

多天許多日不說話，爲夜的靜寂刺激，於是開始談起話來，並且一個人向別人述明他的整個的過去。
他們雖然已經談了一個長時候了，我不會聽着開始，並且就是現在我也不能把地完全弄明白；但是我漸漸懂了也完全了解了。……

也愛玩他。假日裏他甚至還跳跳舞呢，跳舞得並且很好，只要他們叫他作的時候，叫他無作什麼事都很容易，這不因爲他特別聰明，却因爲他愛交朋友並且預備作無論什麼可門的事。
一個長時候我都不住地在談什麼。我猜他在開始的時候也離開了他的題目插入別的事情。他或者看出了我對他的故事沒有多大興趣，但是他似乎急於要自信他的聽者是用全副注意，假如相信反面，或者要很傷他的心呢。
——！他要出來到市場去，——他接着說。『每個人要向他鞠躬，他們覺得他是富人。那是唯一的一個字。』
『他有些生意，你說。』
『是的，他們有。他們是那裏的窮人，普通的化子。女人們老是從江裏弄水到岸上來澆蔬菜，他們辛苦的不行，却弄不到足夠的白菜來作湯。這是貧窮。他租了一大塊地，有三個勞作活，另外他自己還有一塊地，他種着白菜，你知道我們那裏還有牲口，他受人高的估價。他種了，他真是七十歲了，就和他有了十年的年歲一樣，他的老骨頭沉重，他的頭髮灰白，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他穿着破皮外衣到市場去。』

並且所有的人都會敬他。你看他們覺得他是什麼樣的人！『早安，安柯爾，楚非米奇先生！』『願你安，』他要說他對無論什麼人說話都不太傲慢。『萬歲，安柯爾，楚非米奇！』『你們的運氣怎樣？』他要問。『我們運氣好得和煤礦一樣，你的日子過得怎樣，先生？』我問我的罪過容許我一樣的過着日子，我在慢慢走着呢。他無論對誰都不太傲慢，但是假如他要說話，他說的話每個字都值一個金布。他是一個聰明的讀者，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常常讀些宗教的東西，他使他的老女人坐在對面：『妻子，現在聽着並且注意！』於是他便開始替她講解，這個老女人並不老，她是他的第二房妻子，他是爲着要孩子的緣故娶了她，他的前妻並沒有孩子，但是第二個妻子瑪麗，瑪麗並沒有兩個沒有成人的兒子。最小的瓦士生的時候他是六十歲，他的長女阿柯爾十八歲。
（未完）
蘇菲（續）
Y. I.

『天，一個都會像的向旁的一個女人，身邊，輕輕地耳語說：『蘇菲是有身子了！』』
這個，與其說是她的快樂，不如說是她的痛苦，因爲從那日起，她的丈夫就出了門，發瘋一般的離家出走，于她雖然是一個活潑的姑娘，不過，她總是想：如果有一天，他偶然回身，會改變他的惡行，那麼，他正是未來的溫良的父親了，可不好，同時他又是一個忠實的丈夫了！
天是美麗的，一片，輕快的風，打在天井外牆的一株盛開的薔薇花上，忽然開到一陣清香；她的顏色也真是濃麗的一種。她生性就是愛花成癖，關於薔薇花，薔薇花，很是歡喜，好像她比別人都要具有極豐富的經驗。她的媽媽，那時她也很愛花，（凡是女人都是愛花的）她除去一大朵送給鄰舍的姑娘們，因爲她自己已經看見老媽，沒有戴花的心情了。這芬芳的薔薇花，蘇菲開着，不覺含笑了。她孤獨年中，她真是第一次顯現出心底愉快的笑容！她家在山脚，房屋是高大的一座，透過屋頂，便是後山新綠的竹林；她正當在斜對面的山石，常有青色的和淡綠的光彩，反映進來；可惜暗一點，這樣美麗點綴着幽室，她們可害怕起來了。大門是朝西的，室內非常明亮。天井內有兩口魚缸，金魚紅紅的像游着；天井外牆下，就是一大叢花籃子，有許多

多種的花草栽着在那裏，薔薇的角，用石塊圍起半個圓圈，一個土墩似的，正長着一株極高的薔薇，翠綠的葉映的極嫩。屋內靜悄悄地，伴了可愛的陽光，一株一株地移動的日影，和沉默的空氣追逐着；因爲沒有一個小孩，所以格外顯得明淨而清幽了。她倆口過着，還有一個春香，這是個極極的使女，也許她是個最忠實不過的女人，似乎她們的生活也可以平靜一點，個人真是不知痛苦為何物的呵！
『你們的家裏，真潔淨，有了小孩，真是要麻煩得死哩！』一個鄰舍和聲說。
『說那話，人家巴不得有個小孩熱鬧鬧着，這像樣呢！』照我家裏，還說得上口嗎？風水敗了，兒子兒一般隨了去，幹出陣子醜惡的事體來。誰做醜惡的不會教，但是，丈夫死了，叔伯就失了幫助，還常常放後院，氣得來一口氣閉塞了！』她深深嘆了下來。那時蘇菲也正正在她身邊，臉色是極慘淡的，彷彿忍不住要哭的樣子。這一次，使得鄰舍倒有點難受了。同時改了樣，清靜的一派笑容掩飾着說：
『等着吧，蘇菲在後院！只要蘇菲生個小孩下來就好了。』

蘇菲一天睡來，掉了兩顆淚，即刻覺得了血。
她的丈夫在某天，已經和一個新識的女子，正式拜堂，居於時做了小老婆了。這事實，是她的確確的。並且他還回來家裏，強硬的要她，他母親氣得昏倒，吐沫從口裏滿了出來。但是終終不服，來勢汹汹的，反而自由自在地，擲空的一空，走了。蘇菲哀哀地哭，跪伏着，她的身邊，發抖的手，柔弱的向她的胸膛裏，忽然地透出一口氣，叫着：
『他……』
『媽媽，媽媽，不要怎麼氣急！他……』她又翻翻眼睛，蘇菲哭着說：
那天晚上，有一隻黑貓，從門口溜了進來，正跳在她的牀上。於是牀便搖動了，那好像是咬的一隻，全身的毛是結實的。兩眼滑溜着，似乎射着一種死死的奇光，睜圓而發亮的兩眼，四脚不住地在抖動，他的呼吸，也漸漸幽微了。這一驚，嚇得蘇菲非同小可！一粒油燈，昏淡的搖盪着，牆壁上無數的伸出黑黑可怕的手來抓住了她。黑圈兒漸漸擴大，一個陰魂一般的影子就出現了。蘇菲嚇得毛髮，合着眼，倒退了幾步；身小兒下來就好了。』

子縮成一團的蜷縮着。一忽兒，她開了門，走向那香噴噴的房中，那時也已睡熟了。她的頭腦裏，走了大貓，半是憤恨，半是驚恐，終於埋怨着，爲什麼這樣一隻貓，要使得這般大驚小怪了呢。這恐怖的一夜中，蘇菲是突突地，彷彿終有一個可怕的陰魂纏繞着似的，期待着那惡忍的降臨。
她的淚不住地滾下來，到了次日，那是眼裏裏他滿着最後的兩顆，從眼角掉下地上，忽然變成了兩滴血了。
西邊日頭東邊雨，一隻鳥鳴正響在蒼欄，嘶嘶的叫。頃刻，雷雨交作，豆粒大的雨點，傾注下來了。不知怎麼一來，金魚被箭交匯的水沖死了。雨勢越下越急，聞着如卵似的冰雹敲打着，屋簷上裂裂地響着，好像穿針來落到地上似的。天井內滿是盤盤的水，有如水塘，在風一陣陣地橫掃着，雨點，走廊和壁柱之間，儘是水淋淋的，了。天可會顛覆，山可會崩塌，這將隨之而毀滅了。至尊的玉皇，或者憐憫我，大慈大悲的觀世音娘娘，或者會救護我，留下做一個使婢呢。蘇菲默默地坐在想：她的模樣，彷彿是一個靈魂的月光底下的一個沉思者了。室內的窗戶，緊閉得緊不緊一縫的空隙，黑漆如墨，陰森似鬼，可怕的光彩，也早沒了

讀的可能了。電光閃的射了進去，這微閃的一晃，頃刻的電光打着；登時使他驚醒起來，這，真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一死呵！
雨停住的時候，便浮出一個雲淡天空的光景來。外天井一株盛開的薔薇，已經折斷了。花棚底下，有一個黑黑的面西掩着，正是那個被趕走的大貓。啊！淚滴變成了滴血，可憐貓就這樣的死掉了！
一六，初稿。（完）
碎煤房走水（續）
劉金之譯

這時候罷工的風潮愈鬧愈大，毫無解決的希望。各處工人都先後加入。取一致行動。弄到後來凡是礦山附近的鎮市都被他們佔滿了。在這個當兒，酒店飯館的生意，不用說，自然利市百倍。可是其他的買賣却都漸漸不能支持，快要關門了。
碎煤房失火那夜，湯米親眼看見的事情，他從來一點沒向人說過。照理講，這宗事情本來應當宣佈，使犯罪的人不致漏網法網，得他應當得的懲法。不過在那個時候，煤礦附近的人，那一個不怕暗殺？他們就用人放火，放火就來報復你。敵人無法可

想。所以那夜事情，湯米不但未敢向外人吐露，就是在他家內，他也不敢提到一字。有一天外面忽然有人說，越利因爲有人在官廳告他放火，已經被官廳捕去。湯米聽見這個消息，也沒十分注意。不過後來他家裏忽然來了一個生人，說是因爲這件事情，要他立刻到律師事務所去。
當下他聽見，心裏暗自歡喜。他以爲現在他親眼看見放火的事情，若是別人教他說出，那麼他應當負責任，他担負的可以輕一點。但是他卻拿定主意，不論如何，只照實情形說出。
湯米候他母親把自己衣服穿好，就同來的人一路搭火車走了。善辦律師事務所，離法庭不遠。湯米同那個人走到那裏，那個人已先進內去。湯米，就從他的話，在那個房裏等着。他看見那間房子佈置很簡樸。有一個人坐在椅子前，正握筆寫字。還有幾個礦工機子的工人，坐在一邊屋角那裏，一路談話。他們看見湯米進來，也都沒十分留意。
過了不久，有一個人把內門的一個小房門打開，叫他進去。湯米走進內去，看見那間房子的裝飾，比較別外邊一間的多麼麼會知呢？
（未完）

